

一輩子對自己狠一次

文／蔡淇華(高中教師、作家)

民國七十四年我在成功嶺當大專兵時，因桀驁不馴，意見太多，受到許多「特別」的待遇。例如同袍舉槍三十秒，而我是三分鐘；上野外課伏進時，同袍在平地翻滾，而我則被指定在帶刺的含羞草區。晚上當大家都熟睡時，看我不順眼的班長會叫我半蹲「練體能」。那個夏天讓我對軍旅生活恐懼不已。

恐懼本能拚死考上預官

大四時求教兄長，當過步排的大哥說：「考預官吧。」「但教官說去年文學院八系只上七個預官，我大概沒希望。」這時當過砲排的二哥往我後腦勺一拍：「怕被操死就給我好好考。」

人被逼到極限後的爆發力真的很驚人。那年大年初二，我背著兩顆白菜，一包麵條，幾個罐頭，一個人跑到淡水山上衝刺。我把進度畫成海報貼在牆上，每天照表操課。第一次對自己狠，也是第一次唸書會唸到High。三個星期後的預官考試，感謝天，高分過關。

對大考總是失常，長期擁抱失敗主義，在優秀兄長陰影下成長，極度自卑的我而言，這次經驗更是意義非凡。從此每當應戰前夕，這個成功經驗就會一而再的播放，不僅心理素質變好，也更敢要求自己。甚至可以這麼說——對軍旅的死亡恐懼，改變了我的一生。說成「死亡恐懼」似乎有點誇張，但生命的本能似乎就是如此。

剛冒出土的竹筍，需要用盡最大的氣力來竄高，否則容易被動物踐踏而死亡，也不易沾到露水，更爭不到陽光。竹筍會有這種能力，是天擇，也是突變。一個能在社會上立足的

人，往往需要經歷許多突變。

再度發狠戰勝電腦怪獸

我有電腦恐懼症，大學時電腦三修才過，九十一年時，唯一進步是關機動作從拔插頭進步到強制關機。那年幸運通過市區高中初試，複試要考電腦筆試和實作，跟老婆說：「放棄好了，我拼不過年輕人的。」

「好不容易在一百多人裡，篩到剩下八人，放棄了，多可惜？」然而我只有七天可以準備，要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學會word、frontpage、excel…等六種軟體，只好請學生當家教。大概有分泌腎上腺素和腦啡吧，七年馴服不了的巨獸，七天內朝夕相處，成了趴在腳邊的寵物，牽著我走向夢寐以求的學校。

那時起，我要求自己一年突變一次，有時是學詩，有時是不再對下屬發脾氣，因為知道，人生數十寒暑，十倍速的時代等不及我慢慢演化，真的要開始視突變為常態，否則一下子就會變成擋路的大恐龍。

荷蘭植物學家德弗里斯(Hugo de Vries)認為，一個新種的形成，往往只需要很少數的突變。種的形成主要靠這些非常偶然又「恰到好處」的突變。

是的，一輩子給自己最好的禮物可能就是——「恰到好處」的突變，一輩子對自己狠一次，狠狠的脫離舊的殼，可能是一週看完一本原文書、可能是戒了數十年的菸癮、可能是決定學會烏克蘭語，然後，我們會進化成更好的自己。

我們或許都曾經當過爛人，可是不代表我們不能改變。是的，一輩子對自己狠一次。我們能一直突變，進化成更好的人！！

